

安康学院学生写生作品展



马彩霞 作



李兴悦 作



许艺远 作

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讴歌祖国大好河山,安康学院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师生作品展日前在安康美术馆开展。

庚子十月金秋,美术学院二零一九级基础班、二零一八级国画、油画、水彩班、设计系二零一九级三百余名同学在章长青、李剑平、王辉、申小荣、杜敏、周平、原春鸣、王胜选、谢敬、康宝蕊、吴波、张静、刘婉毅等老师的带领下深入紫阳、后柳、中坝作坊、汉中青木川等地进行为期两周的写生教学活动。

在两周时间中,同学们从开始的不知如何落笔到画面小有韵味,渐渐笔墨生辉、水色交融,深切感受到写生绘画的神奇魔力,虽然部分学生作品还稍显稚嫩,但不失逸趣和灵气。教师的作品主要是外出写生、课堂示范创作等,有的恣意纵横,有的深沉厚重,种类繁多,风格各异。

此次画展共展出300余幅作品,主要包含国画、油画、水彩等师生作品以及部分国画、油画、水彩、版画创作作品。作品主要反映了陕南地区的民风人情、自然地貌、作品饱含了对安康这片青山绿水的热爱,深刻表达了艺术学院师生爱党、爱国、爱家乡、爱人民的热切情怀。特选登部分学生写生作品,以飨读者。



许艺远 作



王志远 作



郑森林 作

悠悠汉剧情

石晓红

由于受父辈的影响,我从小就成了忠实的戏迷,十一二岁时曾幻想着有一天能和父亲一样进入剧团当一名演员,可上天并没有眷顾我,现实里的自己根本就没有唱戏的天赋,尽管父亲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耐心教我拉二胡、唱汉剧,可无论怎样我就是入不了门,后来干脆放弃了。虽然未能如愿选择唱戏这个行业,但我对汉剧的那份热爱仍痴心不改。

那时候,演戏的剧场在旬阳县老城隍庙,父亲在台下乐队里拉主弦,每晚有演出时,我都会端着小板凳跟在父亲身后到剧场去看戏,父亲将我安置在台下不影响观众出入的过道边坐定。当一阵锣鼓梆子响过之后,演员们个个精神十足,依次粉墨登场,戏就正式开演了。我坐在那里全神贯注的随着台上演员的喜悦哀乐变换着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当看到那些苦情戏时我便哭的稀里哗啦,而安静的剧场里观众不时发出阵阵抽泣声。每每那时,我就想到大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而我,何尝不就是那个认真的傻子!而在人生的舞台上,谁不在演绎着自己的人生悲苦。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卷席筒》《铡美案》《黄天荡》等传统剧目,让人百看不厌,百看不倦。由于住在剧团院子里,每场戏从排练到正式演出我都不会错过一个瞬间,那时我正在上初一,当英语单词背的枯燥了,我就悄悄趴在门缝里偷看院子里练功的演员,他们压腿、弯腰、翻筋斗、甩水袖、吊嗓子……有时候看到那些耍花枪的煞是精彩,我就忍不住走出屋子,站在阳台上大饱眼福。时间久了,每场大戏的主要情节我在心里已经记得滚瓜烂熟,可每次演出我依然会看

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我最喜欢的还是观看彩排的时候,彩排和正式演出时一模一样,演员们化好妆,穿上演出服,认认真真从头演到尾,其卖力程度绝不亚于正式演出,不同的就是台下几乎没有多少观众,还有就是演出结束后导演会对每个演员进行品头论足,哪个眼神不到位,哪个动作不规范,哪个唱词不准确,演员们听得认真,改正的及时,往往针对自己身上某一问题练到更深半夜,眼睛熬红了,嗓子嘶哑了,腿脚酸痛了,可他们谁也不会叫一声苦累!

那时旬阳汉剧团的演出红红火火,年演出数百场,演员的足迹遍布全县各个角落,同时还赴省城及周边县市演出,广受欢迎和好评。而剧团院子里每天出出进进的都是从舞台上卸过妆走下来的叔叔阿姨们,那时候他们大抵就是四五十岁模样,无论男女老少个个相貌周正,能文能武,我一直对他们怀着敬仰之心,可不知怎地,每次遇见他们我总是莫名地感到紧张害怕,怯生生地不敢走动,而那些叔叔阿姨们总会随手给我塞点糖果、饼干之类的零食,那一刻,舞台上那个冷面包公、花脸奸臣的面孔荡然无存,他们如此亲切,让我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原来看似神秘的演员也是普通人啊!后来,因机构改革,旬阳汉剧团解体,剧场没有了,演员们也被分流到了不同的单位,汉剧昔日的辉煌永远留在了父亲和他的同事们难以割舍的记忆里。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境遇下,不变的唯有父亲对汉剧艺术的追求,幸运的是父亲被分配在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辅导、戏曲音乐创作和主弦伴奏等工作,他积极开办乐器培训班,编印打击乐教材,并为一些曲艺节目作曲、伴奏,辅导社区

及乡镇文化站开展文艺活动,让艺术的火种照亮城乡。

我喜欢汉剧,是因为父亲一辈子从事汉剧事业。如今,父亲已年满88岁高龄,他从十六岁起就开始学唱汉剧并登台表演,与汉剧结缘已经72年。作为安康市汉调二黄代表性传承人,父亲对汉剧艺术的热爱坚如磐石,他不只热爱汉剧音乐,重要的是他关注汉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更关心汉剧事业的命运。最近一个时期,父亲由于脚部通风,无法下地活动,他不能走出去教授学员,也不能登台唱戏,一向乐观开朗的父亲突然变得沉默寡言。然而当他接到汉剧学徒和票友们打来电话,聊起汉剧、聊起乐谱知识时,他的声音分外高亢,精神分外振奋,他总会在电话那头滔滔不绝的将汉剧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那些求教者们,让他们好好学习,好好传唱,将汉剧这个传统戏曲艺术传承发展下去。

作为女儿,我一直觉得自己身上有着父亲的影子。我和父亲一样都从事着群众文化工作,我喜欢看书写作听音乐,而父亲则喜欢写乐谱拉二胡唱汉剧。我和父亲都遭遇过诸多挫折和失败,他在十年浩劫中吃尽苦头,而我在生活中历经艰辛,但共同的是我和父亲在逆境中都保持着一份隐忍,坚持着一种刚毅,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唱汉剧是父亲一生的追求,而听汉剧则是我一生的爱好!

蒿坪米花石

王晓群

十几年前,汉水砾谷天然矿泉水公司的江总邀我去该公司水源地——紫阳县蒿坪镇参观。到了后我才知道,我们平时饮用的砾谷矿泉水是从地下的一眼泉井中冒出。沟谷中的那口泉眼仅有碗口粗细,圆溜溜的,盘踞在花岗岩上,明显是人工开凿。我问江总是怎么找到这眼珍贵泉水的。他说多年前地质队在此勘探花岗岩时偶尔发现。当时开凿探洞,没想到凿出了一股清泉,不停地往外喷,水量多年不减。经过化验才知道竟然是优质的天然富硒矿泉水。

听着有点神话的感觉。捧一掬清澈的泉水,喝一口,甘甜纯正,来时行走几公里山路的疲劳顿消,五脏六腑似乎都感到妥贴。再捧一掬,青山、蓝天都倒映在手中,好惬意!

我又问江总这山的地名,他指着不远的山峰说,都叫它七宝山。山顶有坐庙,也叫七宝庙。山下有个村庄叫黄金村,古时候出产黄金而得名。现在出产好茶,远近有名。

那次我们有幸登上了开满杜鹃花的七宝山顶,山势高拔,群峰拱卫,是一个一览众山小的好地方。七宝庙不大,供奉的是道家老祖。庙宇墙体用的是明朝和清朝砖块,应该已有些年代。

时间的推移,那次偶然的登山活动已经慢慢淡出了我的脑海。再次唤起对它的记忆,已不是卖价比肩菜油的“珍稀”矿泉水,而是被一种叫做紫阳石的石头所吸引。

清道光年间的《紫阳县志》记载:“紫阳石,绿质黑章,石工取作砚池、棹面、椅面,有纹如松栎式、竹式、山水式者,则用作小屏风,足供书几清玩。”紫阳石在清代以前就有开发,被人们认为是可用、可观赏的石头。特别是制作成砚台,更叫人赞赏叫绝。

明清初的安康著名诗人刘应秋的一首《紫阳石砚》诗中曰:龙尾山中石为骨,精取于日华吸月。爇烁星天气高猖,肝目万丈峰兀兀。昔人劈破山之阴,石声清越有南音。呵冻雾起水欲淋,微星闪闪目似金。良工琢磨而为砚,神虽不完光掣电。凿须昆吾裁一片,色被女媧经百炼。罗文曾称万石侯,从今不复说宣州。赵璧人以连城求,只缘未到紫阳谷。

刘应秋一生爱石成癖,特别是对紫阳石更是情有独钟。有一个叫李占庵的名士,一直想得到他的墨宝,便千方百计在紫阳山中寻找一块山水式形石,稍加制作后送给他。刘应秋获此欣喜若狂,脱口吟诗抒怀:力士何年斧凿开,依稀雁宕远飞来。铎声震水峰欲裂,剑气凌空石欲摧。瀛海有时浮岫屿,巫山昨夜失崔嵬。米家自是多情者,袍笏终朝拜几回。现在,我们虽不能观赏到那块天然形石的神韵,但从刘应秋的诗句中,却已感受到那块石头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昔日的龙尾山成了今天的七宝山。七宝山出产砚台石,质硬品优,黑色白花,似米花松枝,朝贡之用。当地人称此石为米花石。没有想到,一个出好水好茶和黄金的地方,还出产历史上的好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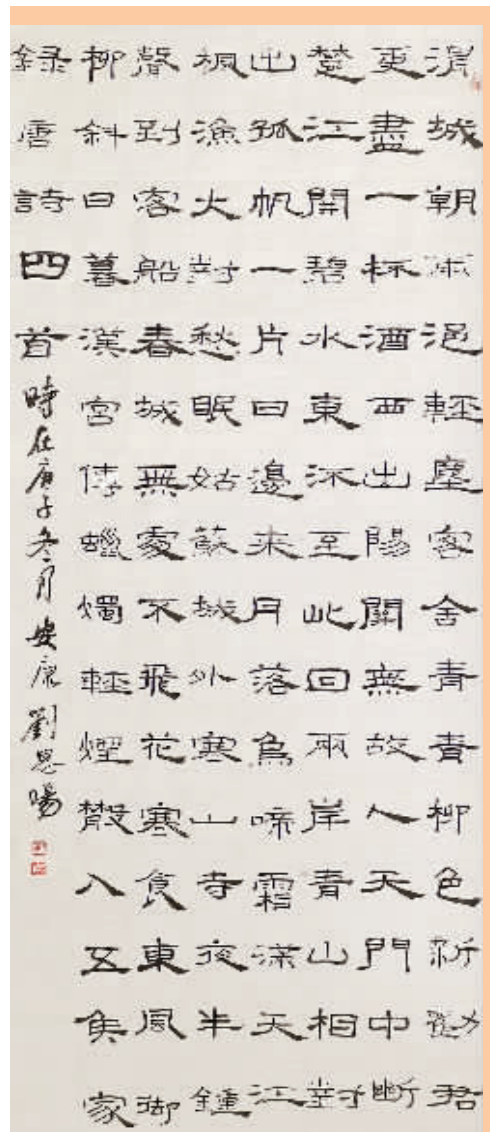
一直想去寻找,看看蒿坪七宝山的米花石是什么样的。多次去过七宝山,就是从紫阳蒿坪镇到双安镇、汉王镇必须翻越的那道山谷,现在都叫它曹家包。当地人是清朝移民来的,只知道当地有七宝山寨,而不知道曾经叫龙尾山。也难怪,明末的战乱让陕南人流走四方,土匪出没,田地荒芜,许多地方成了豺狼虎豹领地,龙尾山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朝代变了,当地主人变了,久而久之只能是以新的名称代替旧的称呼。

曹家包的山梁不那么高,也不那么险,植被相对稀疏。蒿坪河就发源于这里。在这个神奇的山沟里,蒿坪河只是一条沟,水瘦石多。一条公路顺沟而上,山谷左拐右拐,汇入多条溪流。道路蜿蜒,天空时宽时窄。越往深处,公路边堆放的石块多了起来,大块如牛,小块似枕。

几条沟谷里还有石料加工厂,不时传出石材的加工声音。路边有几家占地几十亩的加工厂,里面摆满了切割整齐的石材,成捆绑扎。显然这些加工成为商品的石材产自这里,准备销往外地。有各种规格的地面砖、墙面砖,还有条石、道牙等。

仔细看石材面板,都经过了单面抛光加工,质地光滑柔润,黑色、墨绿、深灰面板中有白色点点,让人遐想无穷,应该就是县志中所描述的松柏、竹叶、山水式样。正在忙碌的工人告诉我们,这里有多家厂家,老板基本都是福建来的,产品主要是花岗岩板材,销售全国各地和许多国家。

噢噢噢!带着具体的疑惑来到七宝山,来寻找,寻找的不仅仅是石头,一种文化的脉络;放眼现代工业,又似乎又有一种觉醒,曾经的文玩已经成为现代工业产品,又从另外意义走出了紫阳,走出了大山,走向新的发展、繁衍、复兴和传承,普通石头的意义也随之被删改和解构了。



刘思阳,女,年十岁,系安康市第一小学四年级学生。学习书法仅三年半,即能书写四六尺大作品,且章法布局合理,点画、结字到位,有此收获,十分可喜。其书作取法于孔颖达《礼记》,若再拓展到其他隶书的研究,融会贯通,书写增加抒情,章法增加起伏,当更佳。(指导老师 赵宏勋)